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三

起建興六年  
盡建興八年

後皇帝上之中

成建興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

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

於洛陽 初魏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林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

帝少與之親善及卽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淵

處丞相諸葛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淵

主增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襄中出循秦

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襄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五年余按今洋州東百六

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澗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則今路是也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

御史京兆太守耳

時魏遣督軍衛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

橫門

郿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

魏置郿閣於橫門以積粟民間兵至必逃散故可收其穀以周食。楸音

光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

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班志

斜水出新嶺山北至郿入渭郿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

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

芝爲疑兵據箕谷

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鄧子真隱於此趙雲即芝所據卽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

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

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鄴亮身率大軍攻

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

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

亮

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成陽之縣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爲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

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

關中響震魏人未知計所出魏主怒曰亮阻山

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

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魏主行如長安初越雋太守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

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

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

續漢志漢陽略陽縣有街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

後主建興六年

入略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龍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爲張郃所敗處寫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

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

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有嵯家山西漢水收

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

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殺

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見於顏色天下未定而戮智

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

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左傳晉悼公合諸侯其弟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謂魏絳能以

刑佐民使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

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運規諫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

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備也於是平徐徐收合

諸營遣遊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

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

既遷統五部兵時亮屯漢中又使之兼當

營屯之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平生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

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

往往論說不失其旨

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晷

無武將之氣

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

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眾固守故無大傷雲亦坐

貶爲鎮軍將軍

據晉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

東爲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爲散號故爲貶也

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

拾也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

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

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崖庫

水經注褒水西北出高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

道下谷俗謂千棧無住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於

壞赤崖關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關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

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關悉壞

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

苗相聞而已後亮死於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

卽是道也赤崖卽赤岸漢置庫於此以儲軍資

須十月爲冬賜

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

不能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

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

以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

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

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魏天水參軍姜維天水之翼

人也少孤與母居亮之向祁山也天水太守馬遵出案行維及功

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遵聞蜀兵垂至而請縣響應  
疑維等皆有異心遂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亦追隨至上邽  
城門已閉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乃詣亮降遂與母相

失亮與語大悅之與張裔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  
考其所有永南季長諸人不及也

永南姓李名邵建興元年丞相  
亮辟爲西曹掾南征時留邵爲

治中從事季常姓馬名良所  
謂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者也

又曰伯約既有膽氣且心存漢室而

才兼於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

考異曰維請諸葛亮與母相失  
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

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  
也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取魏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

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

治其城 夏四月丁酉魏主叡還洛陽 魏以燕國徐邈爲涼州

刺史時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



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境內遂各豐足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進善黜惡風化大行於是西域流通荒戎入貢貌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魏大旱 吳王權使鄱陽

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合譎挑魏揚州

牧曹休

魏揚州止得漢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爲吳所據

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

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

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

郎官尚書郎也

魴因詣郡門下

鄱陽郡門下

下髮謝

吳主之詰周魴之謝皆所以譴曹休也

休聞之率部

騎十萬向皖以應魴

皖音喚又音完

魏又使司馬懿向江陵

懿督諸軍屯宛使向江陵

賈逵向東關

東關即濡頌口亦謂之關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繁城西關之北岸魏置欄後諸葛恪於東關作

大翼以過樂湖謂之

東興堤卽其地也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

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

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

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掛車元

九域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鎮有挂車嶺鎮因嶺而得名

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柴

謂以柴塞險也

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

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

昌宮魏時都洛魏略曰文帝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立石

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劍爲中都之地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吳王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魏尙

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

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

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絳地也

絳胃也言其地險難行由之爲所胃絳進

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絳者無彊口若入無彊口無彊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絳口在

夾石宐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時吳王在皖口

於石亭則其地當在今舒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

道竝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遂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

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陸遜振旅而歸吳王令左右以御

蓋覆之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比初休表求深

入以應周魴魏主敕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按逵傳逵自豫州進

休自壽春向皖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又達曰賊無東關之備必

在皖之東今與休合蓋使合兵向東關也

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

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  
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  
日賊軍以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  
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  
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遼軍驚走驚走者謂夾石之軍耳休乃得還  
遼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遼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  
假遼節休曰遼性剛易侮諸將不可爲督遂止及休敗賴遼以免  
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遼且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遼  
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引軍而還一  
所無言時人以此多遼遼爲諸生時讀書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  
好左氏春秋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及病困篤謂左右

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 九月乙酉魏立子穆爲繁陽王

永昌順平侯趙雲卒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始與昭烈相遇於公孫瓚軍中雲卽深自結託未幾以兄喪歸葬昭烈知其不反捉手言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久之昭烈奔袁紹又與雲相見於鄴昭烈與雲同牀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遂相隨至荊州自是而後遂爲股肱心膂之臣以中護軍從丞相亮南征有功封侯遷鎮東將軍箕谷之敗貶秩鎮軍至是而卒帝思其常陽保護之功爲之下詔追謚 魏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魏主赦以宗室不問休慚憤疽發於背庚子卒魏主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魏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

驍圍豫於馬城

馬城縣漢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殘破已棄爲荒外之地矣

上谷太守閻志柔

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

建安時閻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爲二虜所信

往解諭之乃解圍

去豫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恆摧抑兼并乖散強猾凡遭亡姦宄

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授離使凶邪之謀不遂事業未究

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

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冬十一月魏蘭陵成侯王朗卒朗字景與

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一

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其在江東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

著少與沛國劉陽交友陽以漢室漸衰知武帝有不臣之意謀欲

除之而事不會及武帝貴而陽已死武帝急購其子陽子惶窘走

匿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反覆救解陽門始得全 石將軍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

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亮上言於帝曰先帝

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

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思維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

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

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兵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

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

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

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補註解者曉也舊註劉繇謂作解怠之解非是劉繇

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勳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

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孫策王士

有借影而無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驕而以孫策曹氏嘗以質之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女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嚴默記容有脫誤耳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

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

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困於南陽謂攻穰爲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滔于變時也偪於黎陽謂攻袁

譚兄弟時也幾敗北山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尙於祁山時也況

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

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昌

昌霸也操緊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爲



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等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葦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

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曲長一曲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有曲曲

各有長屯將將屯者也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蜀兵謂之

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賈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

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

而不及虛圖之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備註難平猶言難料昔先帝收軍於楚當

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

此兩條後之然轉語之辭  
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

稀歸蹉跌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

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視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  
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  
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  
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  
昭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  
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  
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  
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歷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  
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

以木交構  
若井闌狀

以土瓦填壑欲直攀城昭又於

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踰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背地橫截之

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救之魏主敕召張郃

於方城

時郃將兵伐吳屯於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良山曰方城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者卽此也使擊亮

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

河南城在洛陽城西

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

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

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魏賜昭爵關

內侯昭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督數有戰功至是魏主欲大用之

未幾而卒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

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

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任汝而已 初公孫

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旣長脅

奪恭位上書於魏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

承水則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

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其新立有

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爲仇者則恭之黨也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

不勞師而定也魏主選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爲公孫淵叛魏張本

吳王權以揚州牧呂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孫策使範

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

望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賢曰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有所私用策

或料覆覆審校也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傳讀日附使無譴問王臨時悅

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範性

好威儀居處服飾於時爲奢然勤事奉法故王悅其忠而不怪其

侈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僭擬者王曰昔管仲贈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此適足以壯軍容何損於治哉及遷都建業過範墓呼曰子衡不覺流涕被面祀以太牢

記建興七年

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諸葛亮遣其將陳式攻魏武

都陰平二郡

陰平道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郡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唐爲文州

魏雍州刺史郭

淮引兵救之

禹貢黑水西河爲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屬所不及陰陽雍州周都豐雋雍州

爲王畿平王東遷雍州爲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爲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武都洛陽中復置雍州尋罷復以司隸統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西爲河寇所隔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至魏以河西置涼州以隴右爲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

亮自出至建威

水經註淡水西南逕祁山軍北地新平武都陰平

南西流與建安川水合建安水道源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又東逕西縣歷城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

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西貢之濠漢其源出於今  
興元之西縣嶺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鄂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  
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襄四口而至五  
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徽外徑階河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  
又運大安軍利劔閬果合  
與涪水會至榆州入江 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帝復策拜亮爲

丞相

夏四月丙申吳王權卽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

時夏口武昌並言黃

龍見權遂以改元

百官畢會吳主權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

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  
汗吳主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皇太  
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爲吳侯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  
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衝等  
衛與道同皆爲賓  
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  
目者因其人  
之才品爲之  
品題也 曰英才卓越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

譚疑辯宏遠言能釋結則謝景

疑堅定也宏濶大也建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

疑辯而濫據宏遠明通者

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

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衛私駁

綜曰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

恪字元遜譚字

子默景字叔發慎字孝敬

衛卒以此言爲恪等所惡其後四人皆敗如衛所言

吳主權使以竝尊二帝之議遂告眾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

弗順空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

所以略其毀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敵之師晉禦其上戎充其下秦師

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恃之與晉路之杜預注曰恃其足也○恃音紀

今若加顯絕讎我

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

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

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言魏不能渡漢而蜀江陵也此漢班志所謂東

漢水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下當分裂其地以爲

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

若就其

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爲

利亦已深矣

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眾欲南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

權

僭逆之罪未宐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震

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士以

函谷關爲界

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

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宏農二郡位望陸平牧伯銀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刺史以隸并州合司隸於十三部之



徵魏以司隸所部河東河南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以三輔還屬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爲界以漢司隸所部分之也

吳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攬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魏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卯魏繁陽王穆卒 戊申魏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

帝大長秋漢宦者曹鳳也 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魏主叡詔曰禮王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常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

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

事見二十五卷元東元年

哀帝以外藩拔

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罷濟委

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竝四位於東宮憎差無度人神勿祐而

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

序昭穆于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穆也

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傅遺后與元后竝稱太后事具見二十四卷三十五卷

自是之後相踵行之謂

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

蠶吾侯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價亭侯

哀為孝仁皇其

春秋文公

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

日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

卒始厚葬用屋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僨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

音順。蠶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

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

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

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爲後故襲下此詔以約飭爲人子爲人臣者九

月吳主攬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留太子登及尙書九官

於武昌九官九卿也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

事董督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

動故使遜兼掌之遜於是嚴以御下不相假借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闕

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

慮卽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其兵不整遜對之髡

其職吏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

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

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愛人好善與西陵都督

步騭書

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杜佑曰西陵今夷陵郡

曰夫賢

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欲

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

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

於君子哉騭於是條於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

之存疑步騭傳云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

疏獎勸云云詳味上文語意及下文疏中大指似騭於太子別無所以啓請但條列時賢姓名與其行狀以教之任賢使能而已不

必身親小事也但條於時事四字於下文不質疑於字當作列字

事字當作士字則上下文明暢矣想通鑑求其說而不得乃於事

字下增一業字又于者字下刪去十一人姓名而易其辭曰及諸

寮吏行能以報之似分時事與薦賢爲二事矣恐與疏意不合然

恐溫公別有所據不敢妄改但補

疏傳原文于其下使觀者自擇焉

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

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

而天下治也

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作士益作朕虞垂共工夷作秩宗龍作納言夔典樂

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獻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爵景公曰

諾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恥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祖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漢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信國家之利

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冬十月魏

改平望觀曰聽訟觀

才經註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水逕觀南

魏主處常言獄者

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

經六篇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註云李悝州魏富商國運兵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若韓非子也

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

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世有增損錯糅無常也

孫維

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

馬

馬融鄭元也

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

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覩志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尙書衛覲奏曰

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

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魏志

從之

晉職官志律博士屬廷尉

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

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州郡合用之刺史太守尙書令用之於國軍中令用之於軍

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

省矣

十一月魏洛陽廟成

元年初營宗廟至是而成

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

鄴

高帝曹騰太帝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十二月魏雍

邱王植徙封東阿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

陽築樂城於成固

河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註河水逕白馬皮城南城即陽平關也又東逕武侯壘南諸

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河陽故城南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

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城在梁州西縣

西南洋州興道縣漢成固縣地蜀之興勢宋白曰興勢山名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城固縣地

建興八年

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

春吳主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

萬人浮海求夷洲

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東洲傳言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人海行遭風流移至東

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用鹿

部爲予以職關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應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爲上肴也今人相傳後人即徐福

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

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琮皆諫以爲桓王創

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入風

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魏尙書琅邪諸葛

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

中書郎卽通事郎晉志曰魏黃初中書郎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

已署事通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相與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

散騎常侍夏侯元等四人爲四聰誕輩八人爲八達元尙之子也

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尙書衛臻子烈三人咸

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

晉職官志曰漢武帝游晏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尙書謂之

中書謂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謂者令曰中謂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謂者令而有中官謂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漢王遣祕書令典尙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祕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部尙書曰吏部尙書比等比也三豫者容三人得豫于題品之列也行司徒事董昭資望輕未可爲公者爲行事

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尙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



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

戮黃初之始

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

伏惟前後聖詔深

疾悖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

糾撻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

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

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

言不附者則爲作瑕玦

玉之病曰瑕器之隙曰玦

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

但求人道不勤

存疑但求人道不勤以文理尋之當是但忠人道不勤然考之昭傳原是求字故不敢妄改標而出

之以俟

識者

言廣布黨友則互爲羽翼身安而無患可以度世也

人何患其不已知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

謂毀譽所加彼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我無件如吞之以藥也

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黻疏

有所探問

謂如職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合史有主書有著頭  
因見爲之給使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爲養

凡

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魏主  
獻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  
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耶  
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  
道本者罷退之

耶吏謂尚書郎也

於是免誕殿等官

夏四月魏定陵成

侯鍾繇卒繇性好書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  
筆法於草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得之嘗曰  
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  
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  
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六月戊子魏太皇太后卞氏殂秋

七月葬武宣皇后。后本倡家也。年二十，武帝納爲妾。夫人丁氏視后母子殊不足及。丁氏被出后爲繼室，能不念舊惡。因武帝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於武帝而殯葬之。后性儉約，不尚華麗。武帝嘗得名璫數具，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武帝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者。武帝甚善之。魏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竝進，可以大克。魏主邀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漢水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

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魏主從羣

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

議下真真據之遂行詔以議下真將與之商度可否也

八月辛

巳魏主出行東巡乙未如許昌 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

坂以待之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亦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于成固故於此待之 召

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中令其子督軍以典後事 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

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

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

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憂可坐而待也魏主怒報曰賊憑恃山

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爲

不一探取無由自敵是以觀兵以闕其費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

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

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於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

未知天命未可遂還師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

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

山險已積日矣附音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

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

谷之閒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至兵之道也改正主兵通鑑原文作王兵今按楊阜傳

是主兵非王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

色橫蘇後樊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

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歎迫

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

裁半谷

謂子午谷之路行緩及半也

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

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變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真等班師丞相亮乃使魏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延大破淮等擢延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冬十月乙卯魏主獻還洛陽初魏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

統留事

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一日常侍曹二日二千石曹三日民曹四日主客曹

後又置三公曹是爲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爲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後改吏部爲選部魏又改選

部爲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

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令爲八坐

尚書諸曹

各有主者魏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魏黃門侍郎杜恕以

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今且勿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屢駕故州郡牧守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農桑之民棄耕織之業競干戈之藝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計其戶口不如往日一州之民然而三邊構難繞天略而以一州之民守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千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以內充府庫外制四

夷者惟堯豫司冀而已故臣前以爲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宐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疇懇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常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耳陛下踐祚之始天下斲獄不過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驗與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損其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將何以供之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堯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懼憤竇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伏惟明主垂察恕讖之子也少與馮翊李豐



據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時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故豐已顯仕朝廷而恕猶家居自若然識者多謂豐名過其實而恕實披褐懷玉也魏主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黃門侍郎恕在朝不結交黨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侍中辛毘等甚重之十二月魏改葬文昭皇后於朝陽陵吳主權揚聲欲至合肥魏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魏主敕詔罷其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我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能兵上表言敵情請不能兵也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琬字公琰。當

琬字公琰。當

與吾共贊王業者也。魏青州人隱蕃有口才魏主敕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蕃遂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稱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卽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都輦小職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爲廷尉監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又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

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衝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

潘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以絕後禍也

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

吳事覺亡走捕得雋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人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然烈士死不足相

牽耳遂閉口而死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

鄭樵通志曰禁

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爲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

歷時乃解

魏以北中郎將吳質爲侍中質本單家雖遊

遨貴戚間而鄉里終不與之士名及文帝受禪封爲列侯使持節

督幽并諸軍事而猶不爲本郡所饒至是乃謂衛尉董昭曰我欲  
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也 武陵五

谿蠻夷叛吳主權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漚

口

呂岱討交州見上卷

謁者僕射薛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

巡卒於蒼梧秦遣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  
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

郡設交阯刺史以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絕異重譯乃通

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  
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閒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譯往來  
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  
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頗

有似類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賦裁取供辦乃其地產明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又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叛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髡取爲髮髮音日南之亂起於太守下車責供設不豐

搆殺主簿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爲長吏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竝出其後南陽張津威武不足零陵賴恭仁謹不曉事長沙吳臣武夫輕悍故皆召亂自呂岱至南討平逆亂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寔在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未平新刺史之任不可不察也

寔歲輔漢將軍領丞相長史張裔卒裔蜀郡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靖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丞相諸葛亮之北駐漢中留裔統丞相府事裔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遺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甯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嘲流速若此

謂音遺嘲

同又少與健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

居事恭母如母視恭子如子及其長大爲之娶妻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諸凡撫恤故舊振贖衰宗行義甚至晚年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遊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我

但委意於元儉元儉岑述字也而君不能忍耶裔氣猶未平至欲奔吳以相避亮又與書云去婦不顧門妾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黃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四

起建興九年盡  
建興十二年

後皇帝上之下

辛亥建興九年

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春二月吳主權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

岱督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潘姨兄蔣琬爲諸葛亮長史

同出爲姨  
母之姊妹

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爲舅此妻妻  
之兄弟也孺豈愚意姨兄者母姨之子而長於我者也

武陵太

守衛旌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爲

此也卽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還免官

吳衛溫諸葛直軍行經



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夏州絕遠卒不可得至得夷州數千人

還溫直坐無功誅

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

蜀置左右中三都護

署府事署漢中

嚴更名平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

亮集曰木牛者

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

牛脚雙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鑿者爲

牛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

時魏大司馬曹真有疾魏

主勳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魏邵陵元侯曹真卒真本姓秦其父曰伯南夙與武帝善

興平末袁術部黨攻劫武帝武帝走入秦氏伯南開門納之寇問

武帝所在伯南云我是也遂遇害武帝思其功而哀真少孤乃養

其姓收養與諸子同常從獵爲虎所逐顧而射之應聲而倒武帝

甚壯之故每委以重任 懿自十月不雨至於是月 魏司馬懿

使費曜戴陵潛精兵四千守上邽

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

餘眾悉出

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州

雍州二縣皆屬扶風郡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

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蹙

布禽也

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

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

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欲軍

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

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

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

敵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

有慮爲之

日故尋者隨而屬其後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

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

張郃攻無當監王平於南圍

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敢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

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

自案中道向亮時懿所將雍涼勁軍三十餘萬

聲勢甚盛亮時在祁山軍皆十二更下在者八萬魏軍始陣番兵

適交參佐咸以賊眾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併聲勢

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

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大敵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

者感悅願留一戰任者憤激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

不報也亮乃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軍士無不一當十魏兵遂大

敗漢人獲甲首三千級元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營

時斬獲既多人皆賀亮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

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質能不爲愧六月亮以楸葢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

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渭水出上邽當亭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與亮戰亮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脅而卒

秋七月乙酉魏主叡生子殷大赦 魏散騎常侍王肅上疏陳

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其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之尙書也以出納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

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  
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  
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遜可奉  
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尙書五人自是陵遲  
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尙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  
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魏自黃初以來諸侯王法  
禁嚴切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 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文王刑于寡妻至  
於兄弟以御千家邦伏維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  
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

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  
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

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闔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一切謂不問可否  
一切禁齊之也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  
之位人君

之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邯鄲北門之  
詩也植之意蓋

謂君者天也  
天可違乎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違  
具爾爾義與邇同

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

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膏脂也沐甘  
漿之屬也齊義於貴

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  
族也百司謂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

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

弁解朱組佩青紱

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

駙馬奉車趣得

一號安宅京室

駙馬奉車都尉及駙馬都尉爲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下多以宗室外戚爲之

執鞭珥

筆出從華蓋入侍輦

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棗簪筆華蓋乘

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乃臣

遊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乃臣

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遊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

他之誠

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下莫如兄弟所謂匪他也又類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

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每四節之會塊

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

齊大夫杞梁戰死于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爲之崩鄒衍盡忠於君

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恭惠王信禮而察之鄭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

之傾基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廟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施之

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也

光祿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

周頌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

魏主廆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敞非皆善始

而惡終也事使之然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事見十三卷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虢仲虢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吝



于二號以成王業

中慮周成召畢之輔

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

下存

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豹則戰忘其皮之虎

也

楊子之言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

得爲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爲師召公

爲保而

相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國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不以叔向爲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

監之黷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

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常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

能僭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

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

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所家之貴存

其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其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魏主但以優文答報而已八月魏主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先是驃騎將軍李平嘗有書與丞相亮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

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責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耶及亮攻祁

山笠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馬忠督

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

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

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

佯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

又表於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

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

亮具出其前

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

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

救之曰

救戒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

東關

東關謂江州

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管楚卿屢黜亦

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辭

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

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

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於爲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

君與

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

長歎涕泣而已亮又與蒯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

李嚴字正方

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

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

震也冬十月吳主攬使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其揚州刺

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

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爲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

帝時淪爲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州全椒縣南

布遣人告凌云道遠

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

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

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將步騎七百人往迎布夜掩擊督將奔走死傷過半凌允之兄子也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

方任方面之任也

魏主獻將召寵給事

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

補註方謂方伯

岳謂岳牧

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

東方事以察之魏主從之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 是月江

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江陽州

皆蜀地

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魏博平敬侯華歆卒

歆與邴原管甯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

原爲龍腹甯爲龍尾興平中歆嘗與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舟歆頗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比及中途賊追甚急而此人墮井朗欲舍之而去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已納之甯可以急相棄耶卒共遺出之而後別家素清貧所得祿賜俱周親友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竝受所賜沒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陳羣嘗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世說云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於蜡日常集子姪燕飲朗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華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或問今之君子於傅元元曰華太尉積德居順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壬建興十年

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

春正月吳主權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

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

無所顧憂乃畱建業 二月魏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 魏主

叡愛女淑卒痛暈之甚追諡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

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魏主欲自

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羆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

十六至十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兄未期月而以成人禮

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

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

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

或言欲以避衰

避衰者謂五行之氣有旺有衰徒舍以避之也

或言欲以使移殿舍

謂欲精修

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徙

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

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

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所

及孟津別宮皆可

權時分止何爲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

猶不妄徙其家以甯鄉邑使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行

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

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魏主

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

人多見謗毀故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

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旣而吳主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



州至是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

翻聞之以爲五谿宜討遼東絕遺聽使來屬尙不足取今去人財

以求馬去猶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

報爲愛憎所白讒佞之人有私愛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復徒蒼梧猛陵猛陵縣屬蒼梧郡劉

助曰唐梧州孟陵縣蘇州鎮津縣冀州南平武陵隋建三縣皆漢猛陵縣地夏四月壬寅魏主懿如

許昌 五月魏主懿子殷卒 秋七月魏以衛尉董昭爲司徒

九月魏主懿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公孫淵陰懷

貳心數與吳通魏主懿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

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渡遼水散騎常侍蔣濟諫

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光武報寶融書曰吾與爾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

爲不侵不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

爲不侵不叛之臣

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

孝

計孝謂有歲上計及舉孝廉也

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

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魏主不聽

讓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讓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

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

登漢武之觀賀等還至成山

城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

西北百九十里

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豫勒兵擊賀等斬之

吳主權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

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

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

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及長無書不讀有老子論語

國語訓註行於世而尤邃於易翻嘗以示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翻之徒交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慮其所著久或湮沒上奏於吳主曰臣高祖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合成續述其業至成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開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桴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書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以就其正謹上其副又曰經之大者莫過

於易自漢初以來讀易者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謂爽之號別名也號

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

逆了不可知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若

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

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頗多所注顧命康王執瑁瑁音古月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較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挑

類為濯類音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味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

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

侯謂之酒杯天子類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為味甚違不知

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

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字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凡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翻之放棄南方也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當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魏山豫之督青州兵討公孫淵也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平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魏主寶愛明珠乃密上言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金珠皆放散藏匿不以納官由是功不見錄 十一月庚寅魏陳思王植卒植每欲求見冀一試用而終不可得遂悵然絕望時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年四十二 十

二月魏主處還許昌宮 魏侍中劉暉爲魏主處所親重魏主將

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暉入與魏主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

則曰不可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對之可伐與不可伐皆中

領軍楊暨魏主之親臣又重暉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

過暉暉講不可之意後暨與魏主論伐蜀事暨切諫魏主曰卿書

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

不可伐魏主曰暉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魏

主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魏主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

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昧說文曰寐而昧厭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

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魏

主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主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魏主曰瞿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瞿言省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瞿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瞿之情必無所逃矣魏主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瞿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瞿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瞿曰魏室卽阼尙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竄偶少徒於宐未失也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晉傅元著書號傅下

以瞿之明智權計若居

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瞿嘗譖尙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魏主意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摛羣臣細過以求媚於魏主黃門侍郎杜

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

續漢志尚

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主假借印殺及紙筆墨請財用庫藏幣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廉振人租布刑獄兵器器督錄達道文書羣表奏事罰罪罰也關白也言有罪罰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罰也折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又云諸當坐者別奏

廉昭意欲并奏令僕坐之尚書令陳矯自奏

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

處重者養重也自處於重而一語人言於不辨有似於恭者矯不敢

也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

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



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佞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爲大臣爲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

稱去四凶不言天少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尙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蓋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爲治之本在於任賢事之治不本在於治乃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其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定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裴之曰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而有司默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賢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尙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源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

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  
違眾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  
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  
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忽在朝八年其議論亢直皆此類也魏主  
嘗卒至尙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魏主曰欲案行文書耳  
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  
陛下宜還魏主慙回車而反魏主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  
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  
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  
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何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  
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空口

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  
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蓋帝封黃琬

爲侯國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 吳人聞之夜遁是時

合肥歲有吳師滿龍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

魏揚州治壽春

距合肥二百餘里 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

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

里有奇險可移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

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

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矣

齊晉望風移戍

吳必劫略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 魏主慮未許龍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

能而示之以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

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

遠水擲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龍策爲長

道否益必黃初初自吳使於魏魏詔遂報聽

書也文帝重其辭給送臣於魏

魏青龍元年吳嘉禾二年

春正月甲申魏青龍見摩陂井中二

月魏主邀如摩陂觀龍因改元曰青龍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

中令孫綜

晉志王國置郎中令淵未封王借置之也

奉表稱臣於吳吳主穰大悅爲之

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

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

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送護舒綜而已吳

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

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

吳主不能堪案劔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

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

失計謂不能容昭而殺之也

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

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二年

因涕泣橫流

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

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夏五月戊寅魏北

海王蕤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

鞠室

者畫地爲城以

蹴鞠因以名室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

步度根保塞

自勒菟騎迎其累重於陜北

陜北陜嶺之北也唐代州馬門對有東陜關西

見七十卷陜魏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魏主敕

省表曰步度根已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

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救軌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

鹽帝末羌

胡大慶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此詔

集塞下荒地置新與郡白陜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爲塞

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

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雁門陰館縣杜佑曰句注山即雁門縣西陔嶺遣將軍

蘇尙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尙弼

相遇戰於樓煩

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雁門郡而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

二將敗沒步度根

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

泄歸泥扶羅韓之子

與軻比能合寇邊魏遣驍騎

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步眾降步

度根尋爲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

首傳送於魏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

公吳主覆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

所前卻

謂稱臣以誘吳使同前既又斬其使以卻之也

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

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

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事見六十五卷獻帝建安十三年

敗備西陵

事見六十六



九卷昭烈禽羽荊州

事見六十八卷  
建安二十四年

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

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遠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威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借遼東之眾與馬謂權所以遠借遼東而不忍棄之者以其民產馬也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安帝欲御樓船辭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銖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

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

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汎濛

汎濛水深廣貌

有成山之

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

所施資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醜水蒸

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

流腫者謂毒氣下流足爲之腫古人謂之重廳今人謂之腳氣

凡行海

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

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遂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

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

傾身側息

謂傾身而側鼻而息不得展布四體安于僂仰也

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

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應機而至夫

所以爲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

更棄本迫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閒所

覺輒多

得音汝用與較同

且沓濟去淵道里尚遠

道東郛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又據陳壽志魏

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爲新沓縣是即沓渚之民也

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

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

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好

苗相濟

此應魏乘吳伐道之間而乘侵也

若實茫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避或難

卒滅使天誅稽於朝野山虜乘閒而起

山虜謂山越也

恐非萬安之長慮

也吳主未許珣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

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

改正盤牙通鑑原文作盤互今從珣本傳改正謂如犬牙之交

錯也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

者也昔尉佗叛逆僧號稱帝於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

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

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宥

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甯六師潛神默規以爲後圖天下

幸甚吳主乃止瑁遜之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

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

豐約及同郡徐原僑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

起立墳墓收導其子 吳主穰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

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吳

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

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

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公

後主建興十一年

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入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

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元菟

漢武帝開元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

元菟在遼東北二百里

此非元菟郡舊治也

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

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違辱國命自

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

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

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口中時爲

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總驅皆踰城得走時羣

病疽瘡著羣不及裴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

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

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

萬里流離死生其之不忍相諉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探

菜果食之且疆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

其主簿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曾孫也句麗有相加對幽沛者古傑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

先人帛衣三國志給言有賜爲遼東所劫奪位宮等大喜卽受詔

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

貂皮千枚鷓鴣皮十具郭璞注山海經曰鷓鴣似雉而大青色巨有毛角觸敵死乃止○鷓鴣音瀆曷二聲

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是歲吳主穉出

兵欲圍新城合肥新城也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大船向岸船高岸卑

故謂舍船就岸曰下魏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

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邀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

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

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

攻六安亦不克

康降都督張翼

水經註甯州建甯縣故康降都督屯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

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

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

其人謂召翼者也

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

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

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

馬忠因其成基破胃斬之忠爲人寬厚有度量但恢喁

喁音朝又音調大

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

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丞相諸葛亮勸農講

武作流馬

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徑中二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

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脚

孔分墨三寸此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

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輔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  
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越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  
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筴二板  
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  
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  
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  
五分形制如象鞍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腳杠長二尺  
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副正建興九年亮圍祁山  
以木牛運米至此以流馬運糧

本傳于此處不言木牛故去之  
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  
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河南名士嘗自謂亮

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卽娶之鄉里爲

之語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及入門女果有異能人言

木牛流馬皆其所創制也附錄亮又使藩元於斜谷鑄刀三千口  
元言漢水鈍弱不任梓用蜀江爽烈是

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至元言雜泔水不可用取  
水者擇言不雜元以刀剗水云雜八升取水者方即頭伏云實於  
涪津渡覆遂以泔水八升益之咸共驚服刀成以竹筒  
納鐵滿中舉刀斲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



甲建興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春二月丞相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

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庚寅魏山陽公卒

自禪位至卒  
十有四年

五十

魏主獻素服發喪散騎常侍王肅上疏言當追尊帝號乃諡

曰漢孝獻皇帝

附錄山陽傳國至晉永  
嘉中乃爲胡志所滅

己酉魏大赦

夏四月

魏大疫

魏崇華殿災

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穀水過九  
龍前爲玉井綺欄蟬蜩含受神龍吐出

丞相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

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

原

水經註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  
又亮與步騭書云原在武功西十里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

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

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壘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

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  
耕者雜於涓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每將戰懿戎服  
莅事流汗終日使人覘視亮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懿歎曰諸葛  
君可謂名士矣亮嘗與懿相守懿堅持不出亮乃遣魏延詣軍攻  
懿別營惟留萬人守壘懿知之率二十萬眾來攻亮欲前赴延軍  
相去既遠欲回迹反追勢又不及將士失色莫能爲計亮獨意氣  
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裨幔又令大開壘門掃地卻  
灑懿嘗謂亮持重見其若是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亮拊手  
笑謂參佐曰司馬懿疑我有重伏示怯以誘之將循山而走矣候  
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爲恨

此事乃晉初郭沖對扶風王駿之言也沖去亮未遠

言必有據但沖謂此乃亮在陽平時事夫陽平關在漢中自從魏武破張魯後未嘗復至漢中也裴松之駁之是也然因陽平二

字遂謂沖爲妄言則又不然何也駿懿之子也使沖言果妄駿豈不能爲父辯誣而乃慨然善沖之言卽在坐到寶桓隔華皆思尋陳索瑕以誣亮諛懿者終亦不能復難乃知沖言之不妄矣但非陽平時事耳故刪去陽平二字而附載於此

五月吳

主權人居巢湖口

巢湖口卽今柘江口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水導源巢湖附屬之統志云巢湖在廬

州府巢縣西一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之境漢永平中湖嘗出黃金青瑣高議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古道溝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獨一姥素好善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不食其肉吾將厚報之東門石龜曰赤城當陷姥曰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傅龜曰姥見急登山而城陷爲湖向合肥

新城

卽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華夷對境圖魏合肥新城今爲廬州謝安鎮

眾號十萬又遣陸遜

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魏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參夷將軍田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

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戢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二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躍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魏主叡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

事見四十二年卷建武八年

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

所必爭也

合肥襄陽以備吳祁山以備蜀也

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

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

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救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魏主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魏主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魏主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詔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魏遜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關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葑菜也謂之蔓菁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震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

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

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偏行到白圍

蓋立圍屯於白河口因以

爲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

新市安陸

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漢陽順爲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併曲陵入安陸縣斬獲千餘人而還魏人以爲司馬懿方與諸

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魏主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足

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

壬申魏葬漢孝獻皇帝於禪陵

帝王紀曰禪陵在蜀龍城西北十五里劉澄之地記曰辛巳魏主叡還許昌路經項城乘輦入賈

以漢禪魏因以名焉

遼嗣詔曰昨過項見賈遼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

不患年之不長遂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 魏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以巾幘

婦人之服

字書幘婦人喪冠也據劉昭註補與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緋給幘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也○幘音費又

音國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叅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

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

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

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

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

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未幾亮果

病篤帝使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

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

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

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  
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既而困甚密戒諸將曰我死之後  
但謹自守耳慎勿復來也是月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  
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時年五十有四遺命葬漢  
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長史楊儀整  
軍而歸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  
者懿斂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人料百姓  
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  
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因獲其圖書糧穀甚  
眾懿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尙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  
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平宜急追之關中



多疾熬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疾熬悉著屐而去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事見九卷高帝二年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斯此也須待也言卽此待之便可辦事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

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初費禕使吳主權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憤心亂也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

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兩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廢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及是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揚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陌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時禕爲亮司馬延知儀必不已從故因禕來劫與共作行陌處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謂當拒敵者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告其下諸將也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犇馬而去延尋悔道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自後爭先曰攙今人猶言攙先

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

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

等令槎山通道

槎邪所木也

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

南谷

卽褒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

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

前禦延

何平卽王平也本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

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尙未寒

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

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致其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

庸奴復能作惡否遂夷延三族初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

直諂辭以對而退謂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

矣至是而其言始驗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十里延死

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翼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

南還舉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帝  
素服發哀三日亮置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  
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  
公賞不遺遺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  
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亮嘗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其  
誠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  
成學慤慢則不能研精慤音酒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  
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其論交之言曰勢利之交難以  
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

固又作入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又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遺跡凡三一在成都府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府城南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定軍山下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六陣居中開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

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

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

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

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附錄劉貞

客嘉話云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實張翼舒鷲形勢宛然尙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涵湧澗澗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波磔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垂奔山裂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進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已六七百年年海澨推激迨今不動 楊慎云八陣圖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割平之經旬復突出 顧璘曰武辰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耀中人以燭投卽滅其年蜀併於魏 孔明出師輒令軍士種麥青取其纒出甲可生食一也葉好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涸四也同卽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劇食六也三蜀江陵之人呼蔓菁爲諸葛菜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吏年百

餘歲恒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自擬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宋書云御仗有諸葛孔明笏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殷孝祖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櫓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中設機軸以應夜氣乃諸葛鷄鳴枕也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鍋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止有水火二字亦異哉 潁音閩與永同磬音危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壽又表上亮故事於晉武帝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

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劉琮委質而備遂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江南悉定備又西取益州稱襲尊號拜亮爲丞相及備殂歿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袁孝尼曰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諱



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故其所至營壘  
并籠圍溷簿離障塞皆應繩墨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快

快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汝山

汝山漢武帝開爲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

汝山郡唐爲茂州汝山縣

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

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

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

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

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將之

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

代魏延也

以丞相長史蔣琬

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

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擊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

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

蜀增巴邛守兵萬人

此巴邛卽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  
障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塿謂之巴蛇冢相

傳以爲羿屠巴蛇於洞庭  
其骨若陵因謂之巴陵

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朝廷聞

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帝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權問

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

東益巴邛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空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

主大笑嘉其抗讞

謂抗言不爲吳屈  
又盡情無所慮也

禮之亞於鄧芝

吳諸葛恪

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

陸遜先嘗部伍山越

爲兵事見六十八卷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爲官出之三年

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禺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連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

狖鼠屬善旋

時觀閒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遙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

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无赤吾族也恪

盛陳其必捷吳主權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

羣蠻衰弱一方甯靜十二月溶還武昌 都鄉侯劉琰棄市琰性  
風流善談論昭烈素親待之累官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千  
兵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  
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妻胡氏有美色是歲元旦入朝太后  
太后愛之畱內經月乃出琰疑其與帝有私呼伍伯搗之至於以  
履搏而爲胡所訟有司讖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  
棄市自是大臣母妻朝慶遂絕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二終